續世說/卷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續世說
卷七

► 卷八

自新

齊，王洪軌為晉壽太守，多賊贓賄，為州所按，大懼，棄郡奔。建業復為青、冀二州刺史，悔為晉壽時貨賊所敗，更厲清節。

朱，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，好騎屋棟打細腰鼓，侵暴鄰曲，莫不患之。自後折節，數年中遂有令譽。

齊，張充，緒之子也。緒歸吳，逢充獵。右臂鷹，左牽狗，曰：「一身兩役，毋乃勞乎「充拜曰：「充聞三十而立，今充二十九矣，請至來歲。」緒曰：「過而能改，顏氏有焉。」及明年，便修改，多所該通，尤明易老，能清言有令譽。

齊，高帝有故吏竺景秀，嘗以過係作部。高帝謂荀伯玉：「卿比看景秀否「答曰：「數往候之，備加責誚。」云：「若許某自新，則吞刀、刮腸、飲灰、洗胃。」帝善其言，乃釋之。

梁，蕭恪為雍州刺史，委政群下，賄賂公行。客有江仲舉、蔡遠、王台卿、庾仲容皆有蓄積。人間歌曰：「江千萬、蔡五百、王新車、庾大宅。」武帝續之曰：「主人憒憒不如客。」帝以示恪，恪大慚，乃折節學問，所曆以善政稱。

魏，甄琛舉秀才入都，頗以奕棋廢日。至通夜不止，令蒼頭執燭，或時睡頓則杖之。奴曰：「郎君辭父母仕宦，若讀書執燭不敢辭。今乃圍棋日夜不息，豈是向京之意乎「琛悵然慚感，遂詣赤彪，假書研習，聞見日優。

隋，楊汪少凶疏，好與人群鬥拳，所毆擊無不顛踣。長更折節勤學，專精《左氏傳》，通三禮，解褐周冀王侍讀，王甚重之，每曰：「楊侍讀，吾之穆生也？」。

長孫順德受人饋絹，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。云：「得絹甚於刑戮，如不知愧，一禽獸爾，殺之何益「順德後為澤州刺史，折節為政，號為「明肅」。先是長吏多受饋餉，順德糾摘一無所容，稱為「良牧」焉。

太宗以柳亨為光祿少卿。戒之曰：「與卿舊親情素甚厚，卿為人交遊過名。今授此職，宜存簡靜。」亨性好射獵，有「饕湎」之名。此後頗自飭厲，杜絕賓客，約身節儉，太宗亦以此稱之。

趙武孟，初以馳騁田獵為事。嘗得肥鮮以遺母病，泣曰：「汝不讀書而田獵，如是吾無望矣！」竟不食其膳。武孟感激勤學，遂博通經史，舉進士，官至右台御史。

程異以王叔文之黨貶。元和初，李巽薦異曉財穀，請棄瑕錄用，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。異自悔前非，厲已竭節。江淮錢穀之敝多所剗革，不剝下，不浚財，經費以贏，人頗便之，後為宰相。

石晉，王建立位居方伯，為政嚴烈，其刑失於人者不可勝紀。時人目之為「王垛疊」，言殺人而積其屍也。晚年歸心釋氏，飯僧營寺，戒殺慎獄，民稍安之。

企羨

齊，王儉，作解散幘斜插簪，朝野慕之，相與仿效。儉常謂人曰：「江左風流，宰相惟有謝安。」以自況也。儉生子，字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義。

梁，何思澄終日造謁，每宿昔作名紙一束，曉便命駕，朝賢無不悉狎。所在命食，有人方之婁護，思澄欣然當之。

北齊，李神雋晚年無子，見崔瞻才學風流，為後來之秀。歎謂邢邵曰：「昨見崔校兒便為後生第一，我遂無此物，見此使人傷懷。」

後魏，明帝靈太后，嘗宴華林園。舉觴謂群臣曰：「袁尚書朕之杜預也。」欲以此杯敬屬元凱。令為盡之，侍座者莫不羨仰。

唐，李襲譽好寫書，謂子孫曰：「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，耕之可以充食；河內有賜桑千株，蠶之可以充衣；江東所寫之書，讀之可以求官。吾沒之後，爾曹但勤此三事，何羨於人。」

唐初，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。憲宗時，翰林學士獨孤鬱，權德輿之女婿。德輿作相，鬱避嫌辭內職，上頗重學士，不獲已許之。且歎德輿有佳婿，遂令宰相於卿士家，選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。岐陽公主人皆辭疾不應，唯杜悰願焉，仕至三公。

玄宗時太平久，朝廷尊。雖冗官擢居方面，皆自謂「下遷」。倪若術為汴州刺史，見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，餞於郊，謂之「登仙「恨不得為騶仆焉。

武后時，宗楚客坐贓，貶。太平公主觀其第舍，歎曰：「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。」

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，慕之。日殺五發引頓食雞雀數盤。前吏部侍郎潘起，譏之曰：「昔阮藉居喪食蒸豚，何代無賢。」

後晉，梁文矩善清靜之教，聚道書數千卷，企慕赤鬆留侯之事，而服食尤盡其善。然病瘋痹五十九終。

◎簡傲

王瞻，字明遠，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。仕宋為王府參軍，嘗謁劉彥卿直登榻曰：「君侯是公孫，仆是公子，引滿促膝唯予二人。」彥卿不悅。

黃門郎路瓊之，太后之兄，慶之之孫也，與王僧達鄰居。盛車服以謁僧達。僧達不與語，謂曰：「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，是君何親「遂焚瓊之所坐床。太后怒，泣涕訴於孝武帝。帝曰：「瓊之年少，無事謁王僧達，見辱，乃其宜爾。」

齊，蕭子顯自負才氣，為吏部尚書。見九流賓客，不與交言，但舉扇一撝而已，衣冠竊恨。

梁，張纘性輕傲，為尚書僕射。時何敬容方盛，賓客輻湊，有詣纘者，輒拒之曰：「不能對何敬容殘客。」又云：「不喜與俗人共事。」出為湘州刺史。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，邵陵王綸引為賓客。纘路經郢州，綸餞之南浦，規在坐，纘不平之。忽舉杯曰：「吳規慶汝，得陪今宴。」規即時起，規子翁孺，知父被辱，氣結便卒。規憤哭，亦殞。規妻深痛夫、子，次日又亡。時人謂張纘一杯酒。殺吳氏三人。

陳，陳暄乃後主狎客，甚見親昵而侮之。嘗倒懸於梁，臨之以刃。使作賦，仍限以晷刻，暄援筆即成而傲弄轉甚。後主稍不能容，遂縛艾為帽加於其首，火以爇之。然及於發垂泣求，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。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，拜謝曰：「陳暄無罪。」後主素重莊，乃引暄出，經數日，暄悸而死。

梁，朱異輕傲朝賢，不避貴戚。人或誨之，異曰：「我寒士也，遭逢以至今日，諸貴皆恃枯骨見輕，我下之則為蔑尤甚，我是以先之。」

宋，檀超放誕任氣，為州西曹。蕭惠開為別駕，稍相淩辱，而超舉動嘯傲，目惠開曰：「何足以一爵高人「超嗜酒好談詠，自比晉郗超，言：「高平有二超。」又謂人曰：「猶覺我為優也。」

梁，卞彬為上虞令，有剛氣。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，積不能容，脫幘投地曰：「我所以屈者，政為此幘爾。今已投之卿矣，卿以一世勳門，而傲天下國土。」拂衣而去。

唐，李光弼為太原尹。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，詔御史崔眾交兵於河東。眾侮易承業，或衷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，玩謔之。光弼聞之，素不平，至是眾交兵於光弼。眾以麾下來，光弼出迎，旌旗相接而不避。光弼怒其無禮，又不即交兵，令收係之，頃中使至，除眾御史中丞，懷其敕問眾所在。光弼曰：「眾有罪係之矣。」中使以敕示。光弼曰：「今隻斬侍御史，若宣製令即斬中丞，若拜宰相，亦斬宰相。」中使懼，遂寢之。翌日，以兵仗圍眾至碑堂下，斬之。

嚴武為劍南節度使，舊相房琯出為管內刺史，琯於武有薦導之恩。武驕倨見琯，略無朝

禮，甚為時議所貶。劉讚子弟皆虧庭訓，雖童年稚齒，便能侮易驕人，人士鄙之。

於邵為知制誥，詔令溫雅，合於典謨。然性太剛，褊簡傲。每發言吐論，略無阿徇，忤執政旨。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，罷為比部郎中。

鄭仁表文章俊拔，然恃才傲物，人士薄之。自謂門地、人物、文章甚美。嘗曰：「天瑞有五色雲，人瑞有鄭仁表。」劉鄴小時投文於其父洎仁，表哂之。咸通末鄴為宰相，仁表貶死南荒。

杜審言，甫之祖也。恃才蹇傲，為時輩所疾。乾封中，蘇味道為天官侍郎。審言預選貳判訖謂人曰：「味道必死」。人問其故，審言曰：「見吾判自當羞死矣。」又嘗謂人曰：「吾之文章，合得屈宋作衙官；吾之書跡，合得王羲之北面。」其矜誕如此。

後唐，陳乂為常山判官日，人有造者，垂簾深處，罕見其面。及為中書舍人姿態倨傲，竟不至公卿，蓋器度促狹者也。

◎尤悔

魏太武率大眾至瓜州，聲欲渡江。都下震怒，內外戒嚴，緣江六七百里，舳艫相接。始宋文帝議北侵，朝士多有不同。至是帝登烽火樓，極望不悅。謂江湛曰：「北伐之計，同議者少，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慚，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。」

宋傅亮，廢少帝迎立文帝。當亮之有貴，兄迪每深戒焉，而不能從。及世路屯險著論。名曰「演慎。」及少帝失德，內懷憂懼，直宿禁中。睹夜蛾赴燭作《感物賦》以寄意。初，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。其一篇有悔懼之辭。自知傾覆，求退無由，又作《辛有、穆生、董仲道讚》，稱其見微之美雲。

唐太宗謂侍臣曰：「張亮有義兒五百人，將何為也正欲反爾。」命百寮議其獄，多言亮當誅。唯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明其無罪。太宗盛怒，竟斬於市。歲餘，刑部侍郎闕，令執政擇人，累奏不可。太宗曰：「朕得其人矣。往者李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，此言當矣。雖不即從，至今追悔。」以道裕為刑部侍郎。

盧祖尚累為郡守，有能名，太宗召為交州都督。祖尚不行，太宗大怒，斬之於朝。尋悔

之，復其官蔭。

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，仕至三品。太宗問雲在隋任何官曰：「縣尉」。又問：「以前何官「曰：「流外。」又問：「在何曹司「元素將出閤門，殆不能移步，精爽頓盡，色類死灰。朝臣見之多所驚怪。褚遂良上疏切諫，太宗曰：「朕亦悔此問。」

敬暉與桓彥範、張柬之、崔元暐、袁恕已同誅張易之。中宗反正，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：「二凶雖除，祿產猶在。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。」暉與柬之屢陳不可。季昶歎曰：「吾不知死所矣。」翌日，三思因韋后之助，潛入宮中，又與韋后通內行相事，反易國政，封暉等為五王，罷政事。暉等既失政柄，每椎床嗟惋或彈指出血。柬之歎曰：「皇上疇昔為英主。時素號勇烈，吾留諸武，冀自誅鋤爾，今事勢已去，知復何道。」

張蘊古，獻大寶箴者也。除大理丞。初，河內人李好德語涉妖妄，而素有風癲疾。蘊古以為法不當坐。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，家住相州，好德之兄厚德為相州刺史，情在阿縱。太宗大怒，斬蘊古東市，尋悔之，自是有覆奏之制。

劉黑闥敗斬於洺州，臨刑歎曰：「我幸在家鉏菜，為高雅賢輩所誤，以至於此。」

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，不稱旨，責之。溫彥博、王珪諫，上怒，以為附下罔上。彥博拜謝，珪不拜，曰：「陛下責臣以忠直，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，非臣負陛下。」明日，上謂房元齡云：「自古帝王納練誠難，朕昨日責溫彥博、王珪至今悔之，公等為此不盡言也。」

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，深悔之。歎曰：「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是行也。」命驛祀以少牢，復立所製碑，召其妻、子至行在，勞賜之。

元宗幸蜀，至咸陽望賢宮。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：「祿山包藏禍心，固非一日。亦有詣闕告其謀者，陛下往往誅之，使得逞其奸逆。致陛下播越，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，以廣聰明，蓋為此也。臣猶記宋璟為相，數進直言，天下賴以安平。自頃以來，在廷之臣，以言為諱，唯阿諛取容，是以闕門之外，陛下皆不得而知。草野之臣，必知有今日久矣，但九重嚴邃，區區之心無路上達，事不至此，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「上曰：「此朕之不明，悔無所及。」慰諭而遣之。

肅宗時，兩京平受偽官者，以六等定罪。重者刑之於市；次賜自盡；次重杖一百；次三等流貶。群臣隨安慶緒在鄴者，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，皆悼恨失身賊庭。及聞希烈等誅乃止，上甚悔之。

代宗時，吐蕃犯京師，急起郭子儀。子儀閑廢日久，部曲離散，至是召募得二千騎，而後收復京師。上至長安，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，迎於滻水東，伏地待罪。上勞之曰：「用卿不早，以至於此。」

郭子儀，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，謂其以武人輕己，銜之。孔目官、吳曜為子儀所任，因而構之。子儀怒，誣奏曇扇動軍眾，誅之。掌書記高郢力爭之，子儀不聽，奏貶郢猗氏丞。既而寮佐多以病去，子儀悔之。悉薦之朝，曰：「吳曜誤我。」遂逐之。

哀帝時，魏博、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。全忠殪八千餘家，其餘散在州縣，攻討悉平。全忠留魏半年，紹威供億所殺牛、羊、豕近七十萬。資糧稱是，所賂遺又近百萬。比全忠之去，蓄積為之一空。紹威雖除其逼，而魏兵自是衰弱，紹威悔之。謂人曰：「合六州四十三縣鐵，不能為此錯也。」

後唐，周德威身長，面黑，笑不改容。凡對敵列陣，凜然有肅殺之風，中興之朝號為名將。胡柳之役，德威欲以方略製之，莊宗迫之出戰。德威謂其子曰：「吾不知死所矣。」父子俱戰沒。莊宗慟哭謂諸將曰：「喪吾良將，吾之咎也。」

後唐，閔帝殂，潞王立。諸軍以賞薄怨望，謠曰：「除卻生菩薩，扶起一條鐵。」以閔帝仁弱，潞王剛嚴，有悔心也。

後唐，張延郎，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。晉高祖在太原，朝廷猜忌，不欲令有蓄積。係官貨財留使之外。延朗悉遣取之，高祖銜之。晉高祖入洛送台獄，誅之。其後以選求計使，難得其人，甚追悔焉。

後晉，崔梲知貢舉，有進士孔英者，行醜而才薄，宰相桑維翰深惡之。及梲將鑰院來辭，維翰曰：「孔英來也，蓋柅之也。」梲性純直，因默記之。遂放及第，榜出，人皆喧嘩。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，蓋悔言也。

湖北高季興。唐莊宗平定天下，季興來朝，時論多欲留之。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，請放

歸藩季興。促程而去，至襄州酒酣，謂孔曰：「是行有二錯，來朝一錯，放歸一錯。」

後晉末年，契丹連歲入寇中國，疲於奔命，契丹人畜亦多死，國人厭苦之。述律太后謂契丹曰：「使漢人為胡主可乎「曰：「不可。」曰：「然則汝何故欲為漢王「曰：「石氏負恩不可容。」太后曰：「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，萬一蹉跌，悔何所及。」

周世宗時，河東劉崇召契丹入寇。崇見周軍少，悔召契丹，謂諸將曰：「吾自用漢軍可殺也，何必契丹。今日不唯克周，亦可使契丹心服。」既戰，崇敗遁歸。

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：「歸語汝主亟來見朕，再拜請過，則無事矣。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，借府庫以勞軍，汝君臣得毋悔乎？」

江南孫晟、鍾謨使於周世宗，待之甚厚。時召見飲以醇酒，問以唐事。晟但言：「唐主畏陛下神武，事陛下無二心。」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，進皆謗毀反間之詞。帝大怒，召晟責以所對不實，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。問唐虛實，默然不對。送軍巡院，更使曹翰與之飲酒，從容問之，終不言。翰乃曰：「有敕賜相公死。」晟神色怡然，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：「臣謹以死報。」乃就刑，並從者百餘人皆殺之。貶鍾謨擢州司馬。既而，帝憐晟忠節，悔殺之，召謨拜少卿。

周世宗用法太嚴。群臣職事小有不舉，往往置之極刑，雖素有才幹聲名，無所開宥尋亦悔之，末年浸寬，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